雞足山志序

雞足山得名於宇內其來已久余少時嘗聞遊滇者談其勝沁然慕之然在海荒徼外安得闖地不

川宗圖書館藏

可得而至也參

上二十五載奉

命總制滇黔意爲雞山之遊

或可得遂及滇駐節於

昆明池上詢此山蓋在萬

榆境內距省尚數百里每

披滇乘頗得其概心益艷

之然束於官守雖欲登覽

而莫由也辛未冬奉

旨巡歷金沙江因會　提軍於

賓川城下甫獲假道一遊
信宿而登絕頂周覽形勢
方知此山發脉西域來龍
萬里盤廻紆鬱三嶺前伸
一岡後距儼然雞足焉中
界二溪支分派衍恍有山
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
流之致顧而樂之因向寺
僧索山志僧曰無之因詰
之曰斯山得名已久雖遠

居荒徼往古無論已自明
迄今三百餘載豈無高人
達士徜徉探覽紀其勝於
車塵馬足之餘者乎僧曰
昔曾有志創於徐弘祖輯
於僧犬錯疊罹兵燹板爲
火燬舊本散失無存間有
存者亦不能無不純不備
之感余以巡歷事追疾驅
去之今年春忽寺僧持舊

志殘編至且請增修余思
此山爲滇西名勝不可無
紀退食之暇聊爲删其蕪
陋補其闕略付寺僧梓之
雖余以倉卒經行未暇寘
搜幽討備述其奇然而斯
山之勝約具於此世有慕
其名而未獲至其地者一
覽是編便萬里荒徼之山
川可一旦而遊於几席之

近豈非快事歟至於山寺
土田多在賓鄧二州間盈
縮無常增損不一其田糧
賦役自有有司主之志內
俱略而弗載懼混也是爲

序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
孟秋月穀旦
總督雲南貴州等處地方
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

即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三級瀋陽范承勲蘇公
氏題

乾隆御覽之寶

蘇齋

雞足山志序

余宦轍所經頗與山水有
緣尋嵩抵洛歷華之秦泛
洞庭詣廬嶽臨浙濤探禹
穴其間奇峯幽壑川月溪

泉賢蹤聖路寶刹琳宮以
及懸虹飛瀑古木名花平
生意想不到之境靡不飫
聞饜見而獨於滇西雞足
山余心不能無憾焉自奉
命撫滇榮歷兩任因駐節昆明
與山相距數百里無從假
道一往每於公餘退食披
讀滇志中遊山諸記亦第
就其人偶爾所至觸目濡

毫以自寫其登眺臨流之致而於山之勝概巨觀呈奇競秀變幻莫可名狀者何能包舉無遺對此茫茫既乏探幽之便又鮮博物之書山靈寂寞未免笑人此余所以不能無憾也辛未冬

制軍范公巡歷金江順遊名勝慨然增修山志事既

竣寺僧捧志呈覽流連諷
誦於山水形勢得起伏流
峙之由於星辰分野得經
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
得霏布滋蔓之容於仙綱
佛窟得貝葉琪花之泒於
文章宗旨得抒靈標性之
機於蟲魚鳥獸得屈伸動
植之理別類分門搜鉅剔
細栩栩然覺神遊其際而

五百里之名山勝地近在
磨丹漬墨間也播諸中邦
洵爲方外之奇傳諸奕葉
並壽不刊之典且此書出
而臥遊有具余亦得藉以
告無憾耳是爲序

岢

康熙三十一年八月既望

廣寧王繼文序

雞足山志序

擅天地之靈奇者無如山水而能闡山水之靈奇者賴有人文是則山水之在天地非文而何能發揮若是哉昔謝靈運在當世其步履未遍

王雲璽印
極樂

探索非不深乃獨遺一雁蕩
是豈時之有顯晦良由足之
有至有不至耳如雞山屬在
西域稱名已久自釋迦佛於
靈山拈花以示正法眼藏教
外別傳之旨特以衣鉢付囑
迦葉命入定雞山以待彌勒
歷周孝王至今三千餘季事
載經書豈虛誕而無所攷述
哉然在向來名公鉅卿軒車
或未一至即至亦僅信宿而
返未獲留以文詞於是名山

佳勝不同於草木之無聞也
鮮矣昔有人識鐵船探玉策
必經數日登陟載之以艮是
乃所謂搜奇覽勝者矣蓋雖
山去中華極遠文獻少所徵
信自大鐙和尚纂修成志雖
山之勝槩乃傳屹然與普陀
五臺峨眉並峙其志雖不備
美而志實始於此辛未冬
制府范公奉
簡命巡歷諸邊乃於公暇節登臨
焉復捐金建閣其上揮如椽

之筆燦珠玉之章頓使佛土
生光山靈起色將與燕然之
石永垂奕禩山水之賴人支
顧不重哉後之採風者披覽
之下瞭然若指諸掌謹序
臨濟三十二世香海本元氷
壑謹誤

南京圖書馆藏

舊序

曹延生 蜀人

嘗讀天下名山記見吾鄉蛾眉瓦屋青城以及瞿塘灩澦巫峯三峽之奇勝無不入名人筆底供其發揮而獨滇雲鷄足一山絕無紀述心甚訝之及庚子春以按部便過鷄山訪鎚師詢及山志闕如也始知滇雲古屬西域附中國版圖最後前代名賢罕至其地雖相如閬僊先後來遊維時荒昧未闢賦詠寥寥唐宋以來復淪于絕裔南詔阻化數百餘年雞山雖勝其不得附于山經水志高人才

士之翰墨也宜哉余既承乏一方爲此山長迄今不亟爲修輯以救前人之失後死者其得與于斯文也哉幸大鐙和尚以江東大儒棲禪于此余因率山中比丘共爲拜請俾爲纂修始于春正成于夏孟凡佛祖之跡山川之奇梵刹人物之盛以及詩文物產之繁富靡不旁搜博採潤潄摛華體物狀情窮工盡態有是志書遊觀者可以觸發其才氣想像者可以舒暢其性情修攝者可以澄汰其塵滓余遊雞山不過三日遂以公事去恨未得領其萬一夢魂嘗爲神往幸志書告成往復讀之一丘一壑朗然心目以當臥遊無憾矣昔人窮洞庭兩山十七日不能盡得禹書靈文以歸殆余今日之謂與因付之剞劂願與海內好奇者共之也

沈天錫 浙江

往見晉僧法顯西域記述靈鷲取經見迦葉尊者及諸佛化奇跡以爲怪誕不可信及已亥宦滇駐大理凡諸佛菩薩種種靈跡多在百里之內與法顯所紀往往符合考城西一塔寺碑文塔屬周嘗

建造而三塔又有四天王荅唐律師事乃知此即佛苦行之地在宋以前版圖未附中國故中原人以爲遠而異之及今耳目相習又以爲近而疑之無足怪也庚子春以便道遊鷄山適大鎚和尚有修誌之事余索其稿讀之山水之奇佛化之異以及寺宇人物之名盛無不搜羅辨析靡有疑誤余不覺神飛眉舞因爲探歷幽險窮四觀峯華首門之奇跡天險萬仞陡矗危削信乎其爲佛地也然二十餘年紀載不傳文獻無徵今幸鎚師以吾鄉頑儒載千秋之史筆紀荒外之名山頓使佛教重光山川生色豈偶然哉夫山水之著述昉于山海經而縱宕于水經一注後人雖極意粧點終不能出其範圍今鎚師羅正變之鴻藻集今古之大成雖楞河東一代名手山水諸記最稱奇削視此瑳乎後矣余幸與叅訂之職因不揣荒陋合十讚歎而爲之序

大錯和尚 俗名錢邦芑江南人

嘗讀尚書至禹貢見其辨土宜物產必先詳山水

之源流界域及見唐一行論星氣占測則專以河山爲界而不係於州國夫河山既以占星氣則其中之災祥修悖自當與國政民事爲盛衰始知聖人著述關繫微渺固儒者所宜討論也吳越春秋及越絕書皆言禹得金簡玉書於衡岳乃知山川之理使伯益作山海經既告成功藏於洞庭之苞山龍威丈人竊之以獻闔廬維時童謠有云天地大文不可舒可知文章之道與山川相終始非細事矣漢桑欽著水經原始崑崙星宿酈道元因爲之註古今山川物類奇險幽遐一披覽焉而薄海內外瞭如指掌從來史官撰述無不援引其說以相證據不能異也攷歷代史書之外有郡邑志多詳城郭賦貢風俗別有名山志則專載山水寺院人物詩文之類夫豈畧炫與博哉亦所以存埜史之遺文備作史者之徵信耳余自甲午祝髮貴筑即慕滇中鷄足之勝息欲一遊以叩迦葉入定之處至已亥冬始得登山遊覽攀崖捫壑搜奇弔古歷數十日而其奇未厭也越庚子春未孩曹公偶

爾來遊向山中比丘索志書一觀衆乃瞠狀應以無有曹公曰茲山爲尊者道場與五臺蛾眉會陀九華並稱域內久矣而志書闕焉使遊覽考古者茫然無從問津豈非我輩之責哉次日即率僧衆向余拜請俾撰述以光名山夫山水之文豈易言哉嘗上下千百年間自應劫封禪儀諸葛武侯黃牛廟記及楞河東遊記之外住者蓋寥寥焉且余自投跡空門惟習禪觀之學筆墨荒廢久矣安敢以寡昧之質謬當重任辭之再三不得勉爲綱羅放失採集舊聞與無盡及山中禪叟參論筆削積百四十日而稿始成嗟乎滇雲舊屬西域漢岩乃通中國至元始入版圖雖子長相如賈閬仙輩偶一至止而絕無紀述宋祖平斧六畫且舉大渡外棄之故宋臣撰洞天福地記覓遺鷄足蓋足跡未經故難縣揣文獻無徵所從來矣茲又當兵燹之餘斷簡殘篇復歸煨燼憑空撰著閉目揣摹求其不爲好古博聞之士所嗤摘也難哉雖然使余不亟爲採述以供有識者之覆瓿更百年後搜奇攬勝

者愈無從得其梗概不又貽廢闕之誚哉用是不揣譏評私創其畧聊供異日討論潤色之資若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俟後之君子

雞足山志

目錄

卷之首
序　舊序
像贊
雞足山指掌圖
指掌圖記
卷之一
攷證

星野
形勢
卷之二
山水上
山　峯　崖壁
林　洞　臺
坡　岡　嶺
石　峽　谷
筭　坪　窩　窟
卷之三
山水下
水　溪　澗
壑　瀑　潭
泉　池　塘
湖
卷之四
寺院上
寺　菴　閣

樓　殿　塔
祠
卷之五
寺院下
羅漢壁靜室四十九處
栴檀林靜室一十三處
獅子林靜室四十二處
九重崖靜室一十五處
諸菴院靜室五十二處
右合山靜室共計一百七十二處
亭　坊　廟　橋
卷之六
人物
禪僧　仙　道流
高隱　流寓　名賢
卷之七
靈蹟
峰頂四觀附

雞山八景
物產
樹　花　果
鳥　獸　食品
卷之八
藝文上
宸翰　遊記
卷之九
藝文中
碑記　賦
卷之十
藝文下
詩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歌行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絶句
六言絶句
七言絶句
藝文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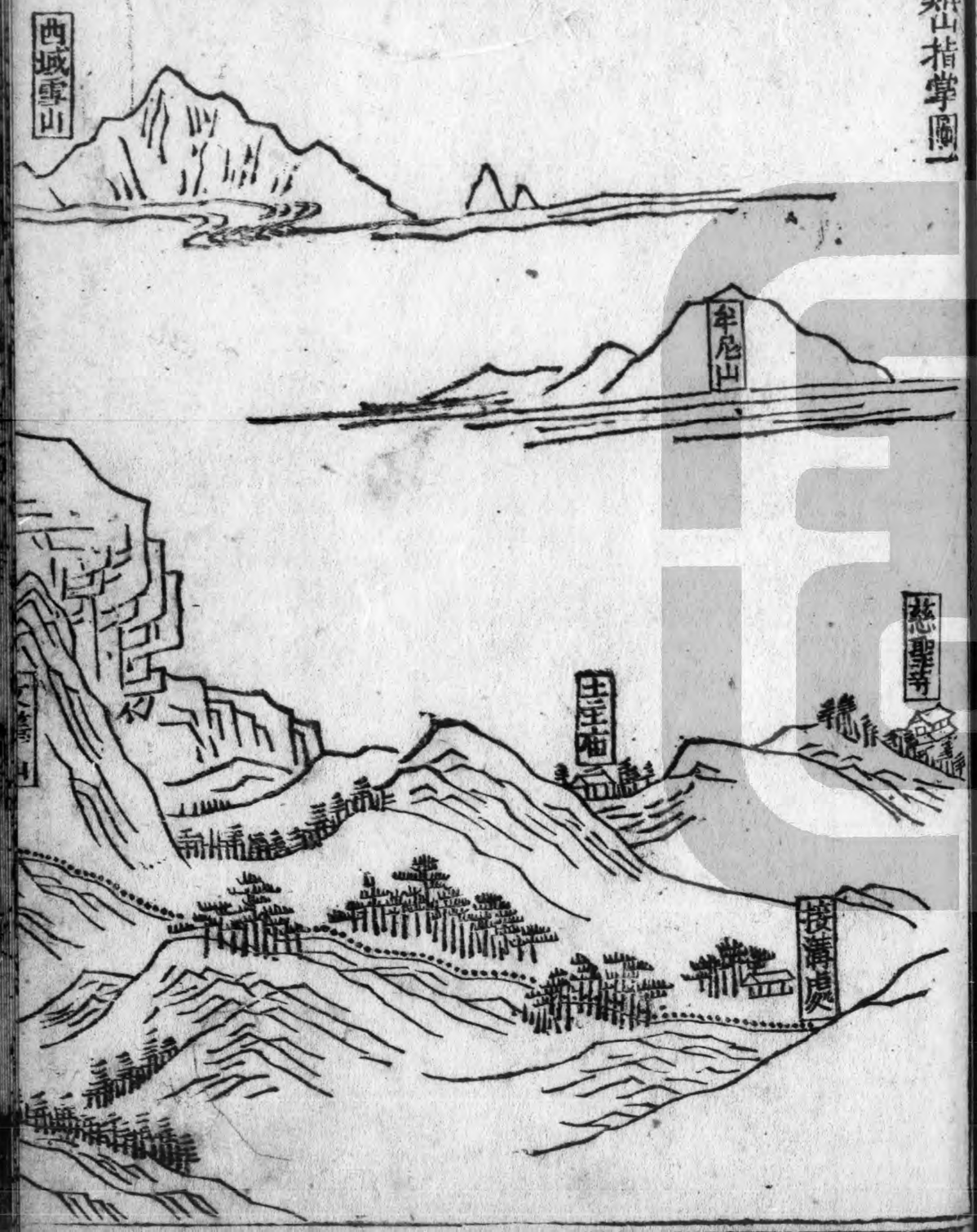
迦葉尊者守衣入定像

弟子方正陽敬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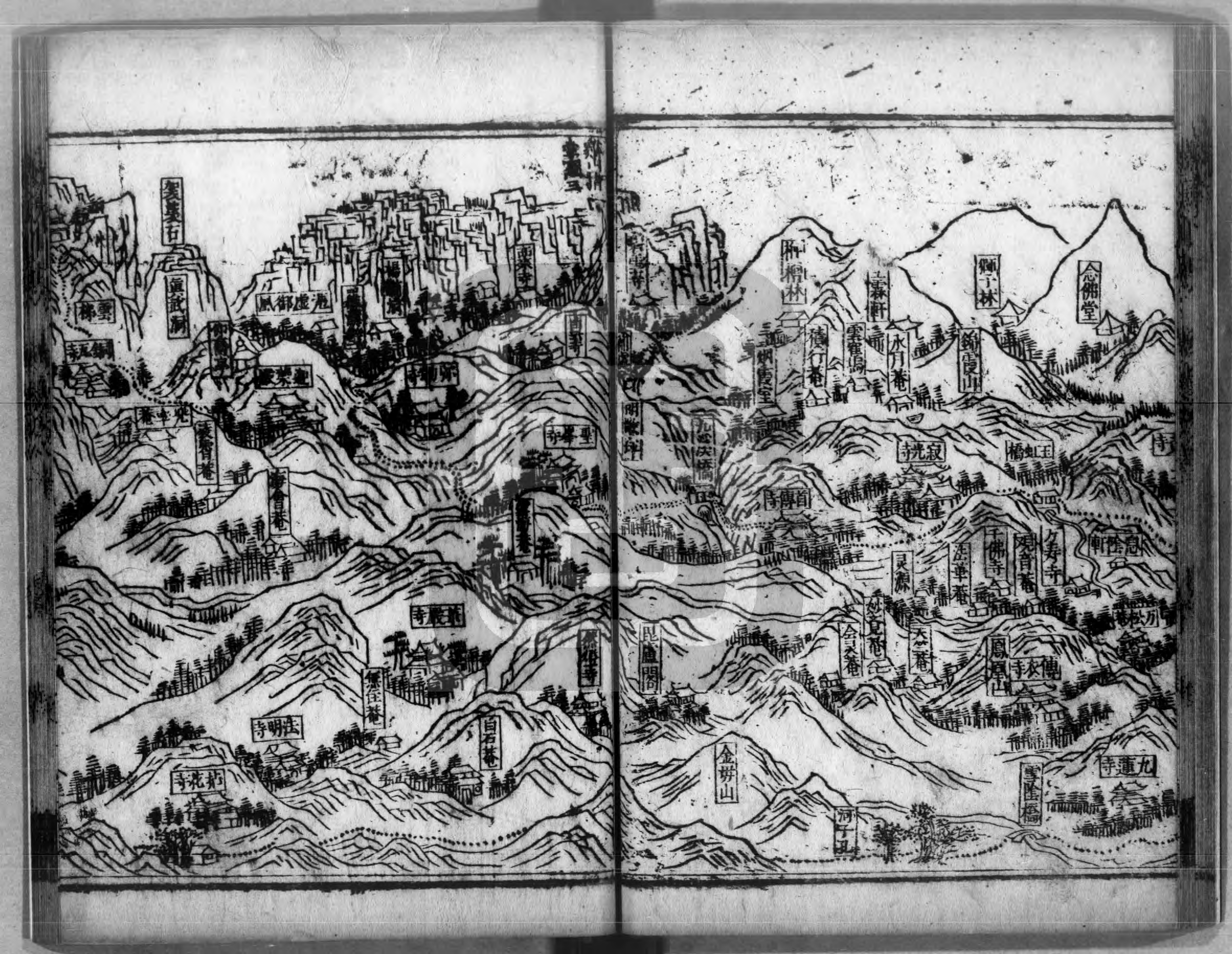
雞足山迎葉尊者讚

我聞飲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心念不存猶風鼓
橐雖出無垠如月印潭穿水非痕所目青蓮顧眄
殷勤正法眼藏付之混淪一花五葉鈍滯兒孫向
雞足定入華首門捧鬱多僧待補處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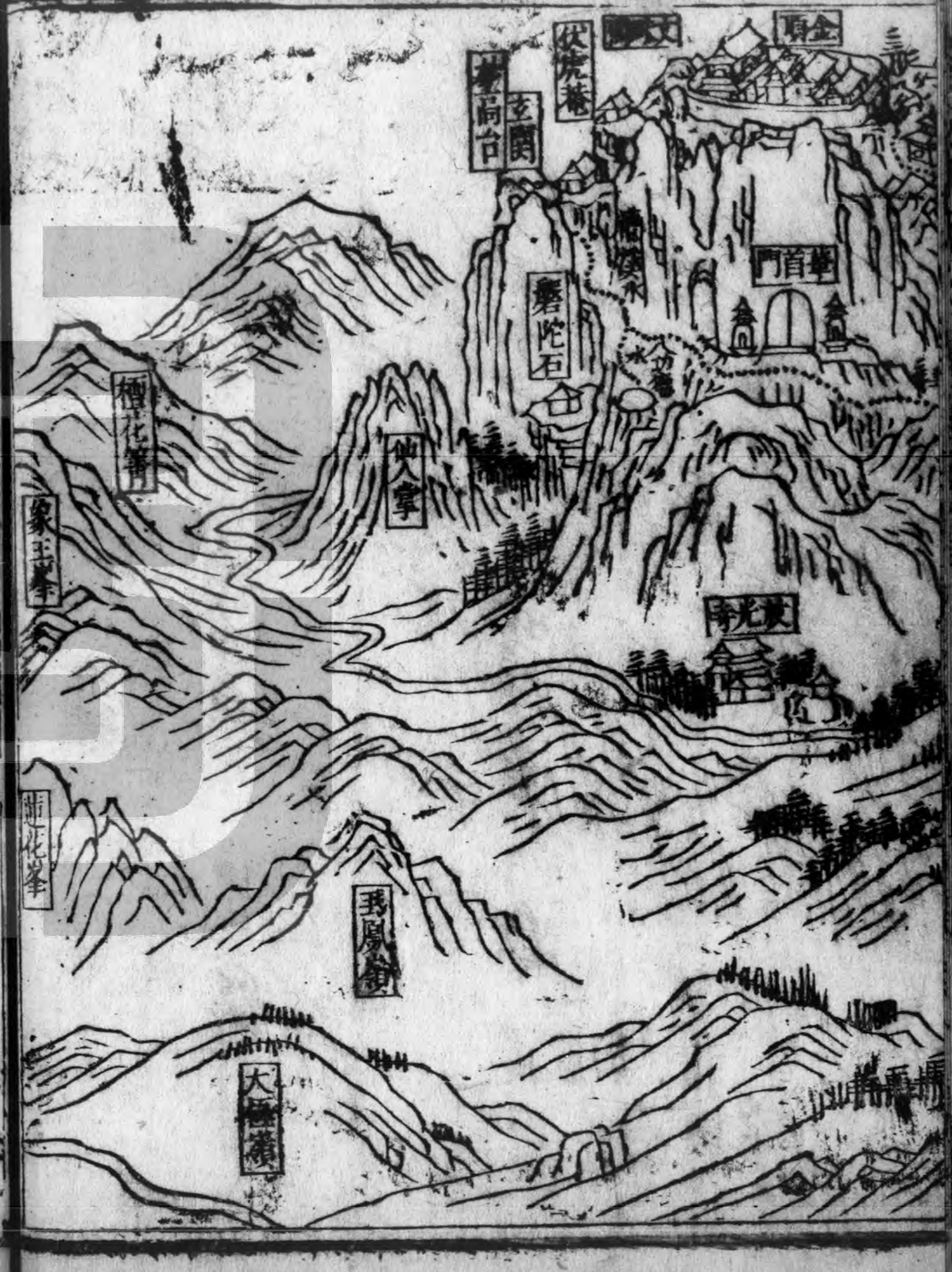
金陵雪浪沙門洪恩盥手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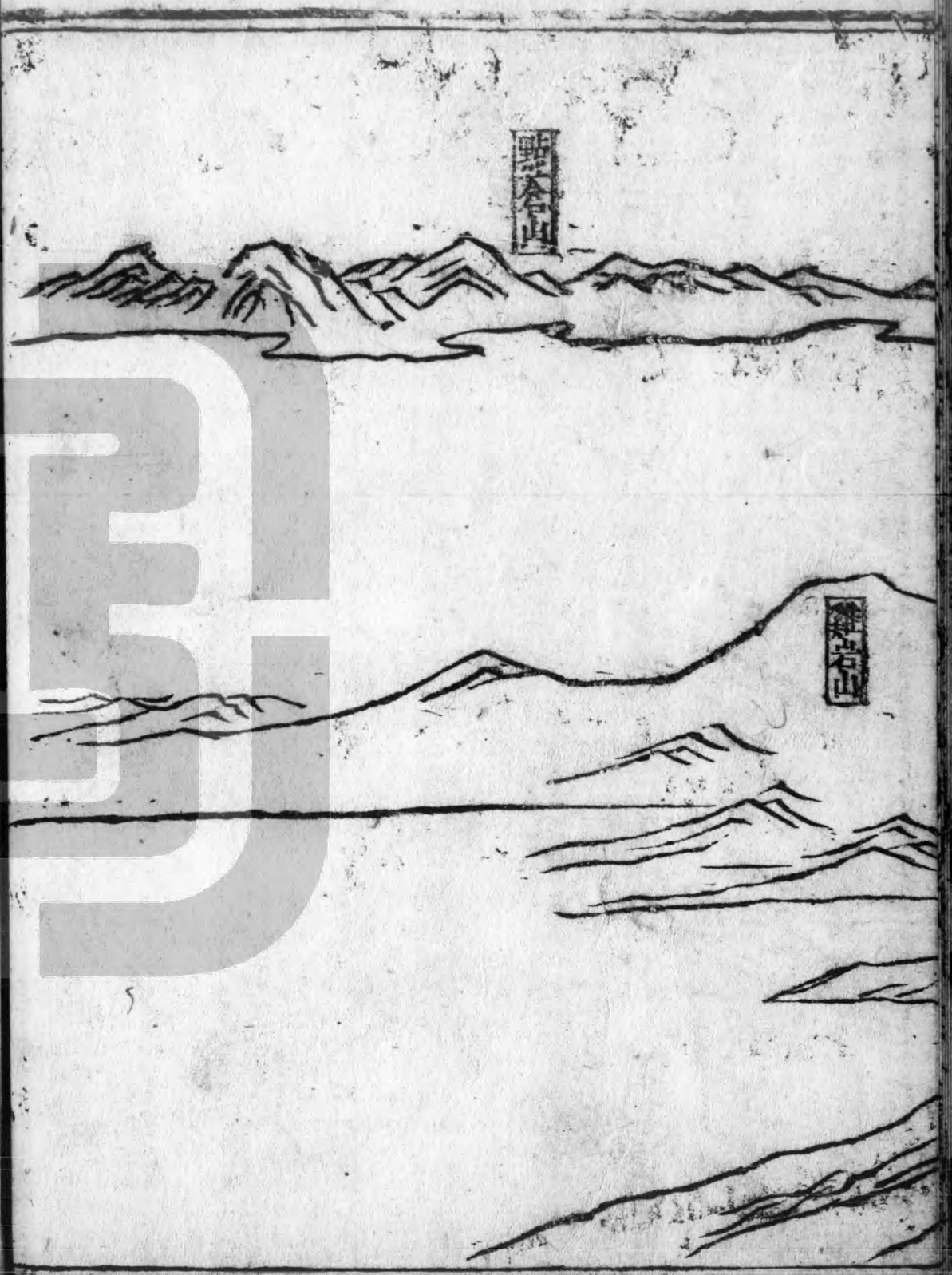


點頭山
鉢龍室
御龍池
元淨菴
法界菴
無我菴
五華菴
龍象菴
鉢盂
大士閣
靈一山舍
大東
大士
大智
石鐘寺
宝蓮菴
極樂菴
大云堂
幻住菴
觀音堂
圓通菴
興雲寺
牟尼
現瀑亭
龍閣
紫雲菴
大
蘭陀
開化寺
慈云菴
接待寺
洗心橋
天王閣
集賢山
片雲居
吉祥菴
九重崖
慈禮寺
塔院
秋涛澗
報恩寺
沙地


裝裝石
眞武洞
雲棟
銅瓦寺
光華菴
法會菴
慶會菴
聖學寺
高等
聖榮菴
法虛御風
楊柳洞
寺明
寺殿
原燈寺
無住菴
白石菴
法明寺
寺光
金屏山
河子沮
昆盧閣
寺傳首
九曲橋
明慈堂
烟霞堂
寺雲
稽行菴
雲霍島
霖軒
水月菴
獅子林
錦霞山
寺寂光
虹橋
寺
佛堂
千佛寺
法華菴
觀音菴
夕壽寺
靈源
大悲菴
會入菴
鳳凰山
寺衣傳
寺蓮九
雪陰橋
軒陰息
松方

山後八寺
圭可檀山
木香坪
棒子場


金頂
伏虎菴
玄關
磨陀石
檀花箐
仙人掌
象王峯
普光寺
檀花峯
玉鳳嶺
大極嶺



雞足山指掌圖記

大鎦和尚

自河圖雒書並出而垂文字之訓古之聖賢必左圖右書葢觀玩之學書之講論者淺圖之悟入者深也余讀劉向之書乃知古人著述圖居其半自漢以後文字漸盛而圖象之學杳然無聞至若山川之形勢有言語所不能狀者非圖以繪之其何以使披覽者一見會心哉況名山大川散布人寰若五岳十大洞天俱在衣冠都會之地舟車奔湊之區其林泉丘壑之美著于有聞葢地勢使然至

于鷄足邈處滇雲雖爲佛祖示化之地而去中原絕遠又附版圖最後天下想聞之而恨不覩其勝雖逸世高蹈之士希靈慕道之人亦遠阻河山憚于跋涉而身至其地幽探遐討者鮮矣山之高自麓至巔九千四百丈周圍四百里前列三峯後拖一嶺宛然鷄足之形其中分見之山四十有奇峯十有三崖壁三十有四洞四十有五溪泉一百餘所至於岡嶺壑澗林谷峽石有不可勝數者雖山中深隱積修之士未易徧覽而況士大夫來遊者暫至倏還旬日而罷又安能周知其勝使山無遯奇哉此指掌圖所以作也遊山者自蒼波山麓拈花寺過辭佛臺三里循山徑卤北轉至白石崖順岡南下二里爲金母山山下卽雪陰橋橋之卤爲河子孔過橋卤北行一里至接待寺寺後上坡爲九蓮寺過石鐘澗華津橋到報恩寺後有雲溪菴縣葫蘆澗過石梁橋至大士閣循解脫坡北上至觀瀑亭西對玉龍瀑飛流千尺爲一山勝觀自此直上爲牟尼菴東轉稍下爲石鐘寺寺前鉢盂山

下爲鉢盂菴菴左折過溪爲龍泉菴左又有五華無我二菴自此下坡爲悉檀寺寺前卽大龍潭南下過伏龍橋東行三里至文筆山爲塔院內有尊勝塔後爲振衣岡俯視靈山一會坊及土主廟不啻千仞縣文筆山西折北上至集賢山下有古雪齋左爲片雲居卽余與諸道友修志處縣片雲居鹵過滿月山至天池山下爲白雲居右爲毘沙精舍鹵卽鉢龍室前爲綠淨山房由南下坡東轉爲斷際處從後鹵折爲圓淨法界二菴過倚杖溪逍遙橋爲大乘大士大智淨覺極樂寶蓮諸菴此後有幻住菴蘭陀寺稍前爲圓通寺有卽鹵竺寺北轉爲龍華寺卿雲菴西有萬壽菴鹵北上爲大覺寺寺正對息陰軒右轉過溪爲千佛寺觀音寺法華靈源五菴上坡過響雪橋爲寂光寺西轉爲水月菴積行菴更西爲首傳寺過九溪橋爲燃燈寺轉西北上卽明歌坪勝峯寺寺左隔澗有白雲寺補處菴少上過慧燈菴左爲彌勒院再上三里卽迦葉殿殿左爲羅漢壁有楊蘭洞卽楊眞人修眞

處東有卤來碧雲二寺及靜室四十九處由羅李二先生坊上爲仰高亭再上爲眞武洞傍有眞武閣又上爲兜率菴二里至銅瓦殿左有袈裟石殿後上猢猻梯爲大悲閣過三天門即四觀峯頂矣頂有羅城城內有金殿後有佛殿最後爲天一閣峯頂望西域雪山瑩白如銀卤望點蒼近若咫尺俯瞰洱海一衣帶水耳峯卤北二里爲大觀閣下至文殊崖文殊閣舊址存焉西爲捨身崖更卤爲東身峽有仙奕石虎跳澗過此爲禮佛臺更卤爲玄關洞妙高臺又東轉一里至曹溪水又二里八功德水從此東南二里即華首門門前有雙塔旁有金鷄泉至此仍由銅瓦殿下至迦葉殿勝峯寺由勝峯寺正南直下爲隆祥寺妙覺慧靈天竺無住凌霄諸菴法明祝國二寺至雲海菴毘盧閣達華嚴寺萬松菴直至傳衣寺寺左有菩提場雷音寺般若爭雲圓通彌陀曇花等菴稍左箐中又有慈雲開化二菴由勝峯東轉爲旃檀林獅子林旃檀林靜室十四所獅子林靜室四十二所是爲樓

玄最勝之處更東爲九重崖靜室亦一十五所由
勝峯寺卤折七里爲放光寺更卤過曇花箐五里
即金華菴又五里爲大聖寺又一里爲龍翔廣恩
二寺又卤十五里爲懷恩寺山後又有華藏洞小
石洞上下石潭及慈聖寺大約山跨三州之勝峯
秀數郡之間大寺八小寺三十有四菴院六十有
五靜室一百七十餘所其間幽洞危崖奇峯怪石
曲澗清泉不可名數使此山在通邑大都三吳兩
浙一丘一壑其入名人韻士之品題者不知何限
而乃僻處滇南介在蠻服文人墨客過者甚稀遂
泯泯無聞余以纂修山志僑寓半載與眼藏仙陀
把茅中也德音菴道友攀危陟險伐山窺穴雖樵
牧絕跡之巔猿猱却步之處無不窮討冥搜把筆
紀勝從此鷄山勝跡幾無遯隱雖然四鎮五岳假
封號以稱雄福地洞天藉撰述以自顯鷄山獨以
荒遠見屏豈山之罪哉自指掌圖一出海內名賢
臥遊是賴鷄山始出而與名山大川爭勝千古山
水遇合固亦自有因緣哉緣合則方壺員嶠岱輿

遠隔弱水三十萬里可以蹻車飛空而到緣未合則蓬萊瀛洲方丈近對會稽雖驅石塡海終弗可逢也爲是圖成復系以記後之君子以覽觀焉

雞足山志卷之一

考證

宋沙門契嵩著

野史氏曰飲光爲釋迦大弟子傳衣入定實在雞山崇燈不息葢始於此山以尊者名故考訂宜詳也因首及之

傳法正宗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姓波羅門其父號飲光母號香志始生質美美其體金色而紹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父母憂之乃相

與謀曰必美婦可縻其心稍長苦爲擇娶而尊者不得已乃紿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爲偶父母乃以婆羅門計鑄金人輦行其國曰觀者求之果得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毘婆尸佛滅度後衆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壞是時迦葉方爲煅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錢求治爲薄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爲補已回相與願世世爲無妒夫婦以是報九十一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肰故初名迦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色之義也肰皆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父母從之即爲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令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于竹林精舍勤敬如來乃分座命之坐而大衆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說其夙緣以斷群疑（有佛說大迦葉本經在藏）尋爲之說法而尊者即座成道肰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

丘亦復如是一朝乃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
斷絕復授金縷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
涅槃而尊者方在耆闍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炤耀
即以天眼知之乃謂衆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
滅世間虛空與其徒衆即趨于拘尸那城既至乎
雙樹之間而如來已化內于金棺尊者大慟遂感
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尋致栴檀自燔以資
其闍維既而尊者謂金剛舍利宜與人天爲其福
力吾等北丘當務結集以惠來世爲其大明即以
神通自昇須彌之頂而說偈曰

如來弟子　且莫涅槃
得神通者　當赴結集

遂擊金鐘其偈因鐘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眞皆會
於畢鉢羅岩惟阿難以漏未盡不得即預有大迦葉集藏
經在藏中指阿難九罪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
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肰汝可以神通自戶鑰
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者宜何爲
先尊者曰宜先修多羅因謂諸聖曰此阿難比丘

總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
遺餘宜命以集修多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毘尼
藏復命阿難集阿毘曇達摩藏已而尊者即入願
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肰尊者處世方四十
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量矣自念
衰老宜入定於鷄足山以待彌勒故命阿難曰昔
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付囑於我我將隱矣
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欲
往辭之遍凌虛遍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必別
阿闍世王及至其門會王方寢因謂闍者曰摩訶
迦葉將入定於鷄足山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
周旁王之世宵肰入其山席艸而坐自念今我被
糞掃服持佛僧伽黎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
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王
與阿難偕來汝當爲開已復合於是寂肰乃入滅

盡定時也大地爲之動而阿闍世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爲之歎息卽詣竹林精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逮至鷄足山而其山闢尊者定體儼肰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取香薪欲爲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燔也此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黎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至與阿難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曹溪一滴

鷄足摩訶迦葉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因世尊在靈山會上有六梵天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佛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是時百億人天皆默肰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圖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一日因阿難問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

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旣付汰與阿難尊者復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入雞足山席艸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黎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年至彌勒出世終不致壞彼時阿難親刻尊者像一尊遺于華首門今迦葉殿所供小像是也出白古通

按傳燈錄及佛祖綱目諸經書所載摩訶迦葉事皆與此同故不重錄

大唐西域記

迦葉承佛旨任持正汰結集旣盡至第二十年將入定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盤曲取路至西南岡上山峰險阻崖逕磐礴乃以錫杖叩剖之如割山徑旣開逐路而盤紆曲折廻互針通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旣入山峰之中奉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峰覆歛故今此山三峰隆起

名勝志

雞足山大頂普光殿脚有石門千仞人跡罕至藏經云平陽僧法顯入西竺求經踰葱嶺而南將至雞足山路遇老人麗飾儁貌顯不悟其爲神人頃

有一沙彌至顯始問耆老爲誰答曰大迦葉也顯始知即是尊者顯靈乃追至迦葉門爲大石所横不得入遂流涕而去

法顯傳

從貝多樹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鷄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山中故有諸羅漢住彼方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見此山檫木茂盛又多獅子虎狼不可妄行

三代之時滇中原屬西域之地爲阿育王所封攷之佛典野史點蒼即靈鷲則此鷄山爲迦葉尊者入定之處無疑矣緣鷄足山至漢以後始通中國而中原人覩佛書哆大多荒唐語遂以佛爲非復人世所有故親覩鷄山華首石門而反疑尊者未必在此蓋不知鷄山當周時原在天竺幅員之內具此山前後數百里之間諸佛

菩薩靈蹟顯著者甚多其爲佛地可知其辨論
具山水下覽者宜細詳焉

星野

野史氏曰九州分野懸象于天豈歎災祥於是
徵焉謹則獲吉怠則貽凶人事與天行相召烏可
忽也志星野

分野在天屬井鬼入參七度 漢書

次鶉首未位 晉書

麗中台上位北斗開陽一星 宋書

太白主益州又北斗第二星主益州 星經

參伐流爲益州 元命包

明堂爲益州太乙書

鷄足於大理十之一於滇則百之一也何問乎星野然其間有人事焉一人之身修悖之感上通乎天德星之聚關乎兩家久旱飛霜係于一人況五百里之大其人事之叅錯不知幾何休咎既異則有災祲有災祲則有徵應有徵應則愈宜謹修悖矣況天文家言星氣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鷄山在野獨無可象乎此固儒者所宜求詳也今考之前史併通志等書辨論紛紜詳究其說則鷄山分野原屬井鬼祲祥之占循是者驗或可以無謬矣

按范少伯鬼谷子張子房諸葛孔明皆云參觜益州益州入參七度越巂入觜三度繇此言之則益州于辰爲申於星爲觜參於次爲實沈于分爲晉及考漢地志曰東井輿鬼秦之分野其界自弘農谿開以西至張掖酒泉又西南糅莋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皇甫謐帝王世紀自井十六度至柳八自鶉首之次爲秦之分野蔡邕起井十度爲鶉首起井

六度爲實沈李淳風以畢至井爲實沈之分野屬益州僧一行以東井與鬼爲鶉首其野自漢三輔北地上郡蓋西南奚越嶲益州郡縣此言之則益州於辰爲未于星爲井鬼于次爲鶉首于分爲秦夫一益州也或言其星爲觜參或言爲井鬼或言其次爲實沈或言爲鶉首此無他益之於秦地相近也參伐井鬼宿相近也實沈鶉首次相近也申與未辰相近也一行獨究之說曰懸象在天其本任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其占測以河山爲界而不主於州國古今言分野者莫精于此矣蘇伯衡之說又曰分野指列宿所屬之星土古書已亡列辰紀天運日躔之度舍曆家取證曰度舍所止而妖祥見焉則所屬之地亦可徵矣觀此則分野不可以方隅測而星主精氣相屬之說古書無存惟靜極通達者識之彼以揣摩臆度言星氣者無怪乎往往乖互也雲南幅員最廣其在西而北者皆屬井鬼其在東而南者皆屬觜參鷄足一山實界滇之西北占驗之家其能舍

井鬼而他適乎

形勢

野史氏曰地理之說形勢尚矣先王疆理九州間以山川寧止辨土宜等賦貢已哉控帶險阻變移風俗厥旨深哉鷄山雖僻一隅連跨三州舊介蠻彝土俗悍獷賴迦葉之力殷重此山佛法既興人情化善感通遙邈山更以名則崇巍之興觀匪細也志形勢

滇爲梁州裔土蜀之苑囿河圖緯

按蜀初名梁州漢武開拓滇地漸置犍爲越巂

并柯諸郡附梁州以其地漸增益故改梁州爲益州元封二年乃置益州郡即今大理是也

雞足山地屬三州面左賓州右鄧川後北勝而總屬大理府大理即古所謂南詔也彝人稱王爲詔稱朕爲兇稱帝爲鏢信稱兄曰容稱弟曰鍾稱其下曰昶按滇初名六詔至唐憲宗元和十八年蒙氏以計滅五詔都於蒗榆以其地在六詔之南故名南詔後改爲大理國考六詔之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雞足一山蓋處六詔之中

雞足山上古之世原名青巔山屬天竺國爲阿育王所封故地南詔野史載周天竺國阿育王有三子王畜一神馬三子爭之王令放馬得者與之三子追至昆池東山得馬即今之金馬山長子繼至知馬已爲弟得遂屯西山時碧鳳在山土人呼爲碧雞至蒙氏封二神爲景帝今雞足山土主神即景帝也可見金馬碧雞之名皆本於阿育王則此山疆域舊爲西域無疑矣

山形雄據六詔控引西番前臨蒼洱後帶金沙連

接三州風和土美南有畢鉢羅窟北有石寶山此石寶在鶴慶俱菩薩顯化道場又郡志載蒼山中岩號雪山世傳爲佛苦行之地草石皆有栴檀香氣叢林梵刹諸峯相望葢舊在天竺幅員之內爲阿育王封域故國有三千蘭若今存者什一耳且茲山三峯廻抱萬水奔朝洞穴幽奇岩壁陡峻實甲西南且林阻谷與而從無虵虎之患其爲佛地無疑宋太祖按地圖以玉斧畫大渡河以西棄而不有故宋人作洞天福地記南中見遺未得爲通方之論矣

雞足山東一百二十里至賓川州界　西二百二十里至鄧川州界　南八十里至賓川州界　北一百二十里至北勝州界

卷之一終